

讨逆军空袭紫禁城始末

The Air Raid of the Forbidden City by Forces for Suppressing the Rebels

左远波

Zuo Yuanbo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7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七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讨逆军空袭紫禁城始末

The Air Raid of the Forbidden City by Forces for Suppressing the Rebels

左远波

Zuo Yuanbo

内容提要：

1917年，张勋拥立逊清皇帝溥仪复辟，讨逆空军在紫禁城投下3枚炸弹，它直接击溃了清室的心理防线，客观上加速了复辟闹剧的终结。对于这一事件，学界早已耳熟能详，甚至街谈巷议也能略谈一二。但关于其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人们却缺乏深入探讨，使得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本文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时人笔记及相关回忆，尽量还原事件的原委经过。

关键词：

丁巳复辟 南苑航校 紫禁城 空袭

ABSTRACT:

In 1917, Zhang Xun (1854-1923) supported the abdicated Qing emperor Puyi's restoration to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air force dispatched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dropped three bombs onto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ombs completely crushed the Qing imperial ruler psychologically,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ended the farce surrounding the restoration. It is a well-known episode among the academics, even laypersons have a smattering of it. Nevertheless, without in-depth analysis, the cause and effect, and line of events remain ambiguous and without consensus. This article reviews newspaper articles, contemporary notes, and memories to reenact the whole story of the event.

KEYWORDS:

Dingsi Restoration, Nanyuan Aviation School, Forbidden City, air raid

1917年7月7日上午10时许，一架飞机从南面飞至北京城，先在上空盘旋一周，然后向紫禁城投下3颗炸弹。正陶醉在复辟之中的逊帝溥仪、宫中太妃、王公大臣，以及太监、宫女等，都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次空袭，在紫禁城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虽然炸弹威力有限，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也很轻微，但对于逊清皇室和拥立溥仪复辟的张勋而言，却无异于当头一棒，客观上加快了复辟闹剧的平息进程。

此次飞机投弹轰炸皇宫，很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有关丁巳复辟的论著、论文，也几乎无不涉及这件趣事。不过，相关文章多将此事作为讨逆活动的一个插曲，对于事件本身则讨论较少。本文通过检索当时的新闻报道、时人笔记及相关回忆，尽量还原事件的原委经过，探讨其在讨逆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 南苑航校概略

中国的航空事业，创办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袁世凯在总统府顾问、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白理素的建议下，决定在北京南苑开办一所航空学校，并定名为南苑航空学校。

当时，由财政部拨款27万元，向法国欧亚公司订购“高得龙”式教练机12架（其中40、50、80马力各4架），以及全套修理机械和材料。并聘请法国飞行员、机械师等，来华担任飞行教练，协助建设机场、校舍等工作。航空学校的校址，则选定在北京城南数十里的南苑，南苑航校即因此得名。那里本为清代皇家苑囿，范围宽广，地面平坦，民国后改为陆军营盘。航校就建在营盘以南、练兵场以西，这样可以利用陆军的操场作为机场。航校的主要建筑设施，包括校舍百余间，停机棚厂、飞机修理厂各一座，以及机场和仓库等，共耗资6万元。此外，还从山东、河南的兵工厂以及北京南口火车修理厂挑选数十名技工，经法国技师指导培训后，承担对飞机的装配和维护工作。

1913年，参谋本部委派秦国镛为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王鹗为教育长，吴承禧为机器厂厂长兼无线电教习，潘世忠、厉汝燕为飞行教官，赵干臣、刘万龄为翻译兼战术教官。¹ 这些管理人员和教官，全部出自英、美、法、德等国的留学生。其中，校长秦国镛（1876～1940年），又名秦秀镛，字子壮，湖北咸丰县丁寨人，土家族。出身书香之家，早年考取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优异成绩入选湖北官费留学生赴法国，先在法国三锡士官学校学习陆军马科，后转入比利时航空学院学飞行及机械科，宣统三年（1911年）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学成归国的飞行员。1912年，秦国镛被任命为民国政府陆军部参事，具体负责南苑航校的筹备事宜。

1913年9月初，南苑航空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当时，这所学校并不公开招生，而是由陆海军各部队、各机关的青年官佐中选拔而来，年龄在25～30岁、少校以下军衔。学员选拔要经过三道手续：先由保送单位进行初步挑选，再由航校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参加学科考试，根据成绩择优录取。学员在校期间待遇比较优厚，除照发原薪外，另供给伙食、医疗等费用及数量不菲的津贴。

¹ 参见吴承禧：《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卷第10辑，第142～1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卷第10辑，第143～145页。蒋逵：《旧中国航空界见闻》，《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58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学校课程分为学科、术科两大类。学科设有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军战术与战史、外语等课程；术科以练习飞行为主，装卸发动机和修理发动机为辅。学制为二年：第一年学习初级飞行，以在机场安全起降、在空中旋转自如为合格；第二年学习高级飞行，以按照方向仪规定的方向和指定地点进行长途飞行为主。其飞行线路是从南苑起飞至保定降落加油，再飞至天津马厂，最后飞回南苑。在此三角线路内飞行无误，能够安全起降即为合格。

1915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完成业学者共计41人。但由于政府无力建设空军，学员无处安置，于是临时规定：“凡自愿留校候差者，准予留校，待遇仍旧；不愿留校而自愿谋职业者听便；愿回原机关、部队任职者，由参谋本部咨送原机关、部队录用。”¹这样，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南苑航校只培养了两期学员。

二 空军讨逆一览

1917年7月1日，民国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人称“辫帅”的张勋，将逊帝溥仪再次扶上皇帝宝座，宣布清朝复辟。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坐镇天津的段祺瑞顺应民意，在马厂誓师，发布“讨逆檄文”，自任总司令，起兵讨伐。“讨逆军”分东、西两路，在段芝贵、曹錕统率下向北京进发。

在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生吴振玺、尉迟良、杜保铭等人，看到清帝复辟谕旨，痛骂张勋叛国，发誓与之不共戴天。他们联络在校的一、二期学员参加讨逆，大家激于义愤，大都表示赞同²。不过，部分满族学员却意见相左，结果被迫离开南苑，有的甚至潜入城内，向清室王公通风报信³。校长同样十分愤怒：“中华民国果从此而逝耶？然某在，当尽吾一分子义务，以谋挽救。”⁴随后，南苑航空学校便奉段祺瑞之命，改为“临时空军司令部”，飞行人员50余人一致拥戴秦国镛为司令。所有飞机、炸弹、器材以及飞行员、机械师等，随时准备配合战事，待令出发。

7月4日，秦国镛曾率全体飞行人员发布通电：

天津讨逆军总司令转南京副总统，南宁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各师长、旅长均鉴：共和建造，五族同欣；袁氏帝制，举国鼎沸。人心向背，人所共知。不料蛮尔张康，图穷阉权，挟持清室，妄行复辟，莽卓行为，神人共罪。我辈空军，焉能坐视？刻备飞机，共同讨逆。七月五日开始攻击，敬先奉闻，预祝安谧。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率全体飞行人员同叩⁵。

1 前揭《南苑航空学校》，第145页。

2 翊生：《复辟纪实》，民国六年（1917年）印本，第120页。

3 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晚清·北洋（上）”，第7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4 许指严：《复辟半月记》，第61页，中华书局，2007年。

5 《航空学校校长之通电》，《顺天时报》1917年7月11日第七版。

次日，航校果然出动飞机一架，前往永定门、丰台一带侦查军情，威吓逆军。

7月6日，出动飞机架次明显增多。早5时5分，派飞机一架，在京城上空飞行一周，投下许多传单：

为布告事：照得驻京城内诸军队，皆我同胞，素无私怨。惟以民国成立，于今六载，世界各国，靡不钦颂。张勋何人，敢以私意背叛民国，以复辟欺我全国人民，并害清室。且以仓卒专横势力，迫胁京内同胞，竟使素来拥护共和之军人，为不忍糜烂计，一时曲为附和，动摇国本，涂炭生灵。国镛不敏，随同志诸军长后，率领空军以速解决。惟念城内诸军，平日共事，有同僚之谊，乃先警告。无论附和、首逆，克日解散，俯首投诚，复我民国，以副天下公意。倘执迷不悟，即以炸弹从事，玉石俱焚，后悔何追。谨布恫忱，惟希鉴察。特此布告。空军讨逆司令秦国镛率飞行全体人员，民国六年七月六号早五钟，飞机掷警告¹。

随后，又于6时50分又派飞机一架，赴黄村、卢沟桥、永定门等处侦查；7时半，派飞机一架，先往长辛店附近侦查，后再次入城抛掷传单，于8时安全而返；午后5时半，派飞机一架赴廊坊联络各军，于7时半达到，完成任务而返；7时半复派飞机至廊坊通信，虽遇狂风骤雨，仍顺利完成任务，安全返航²。

用飞机抛撒传单，目的显然在于威慑，希望逆军因畏而退。城内警察、保安队等拾得传单，不敢隐匿，纷纷上交。哪知张勋却执迷不悟，全然不予理睬，对此飞行人员十分愤怒。有记载说，学员吴振玺拟于当日午后驾机前往投弹，“迨驾驶时以气愤之故，未暇细察机件损坏，仓卒升起，至数百米，达之高度，即行跌落。吴负伤颇重，同学前往慰问，犹云：此何足惜！不驱逐逆贼，恢复共和，虽死犹恨云”³。

7月7日6时30分，派飞机一架前往天津马厂，向段祺瑞总司令呈报要件；7时25分，派飞机一架往丰台，抛掷炸弹数枚，将逆军击散；10时，复派飞机一架至丰台，见逆军逃遁，乃转入皇城，往宫中抛下3枚炸弹。

至此，南苑飞机共出动9架次。当时的报纸对其时间、驾机人员和行动任务，具体统计如下：

5日，早6时，学员章斌赴丰台、永定门，侦察张军。

6日，早5时，学员马毓芳进城，散布警告；6时，学员傅锦隆至丰台、永定门，侦察张军；7时，厂长潘世忠、学员尉迟良赴长辛店，与曹锟部接洽，旋进京抛掷警告；午后5时，学员蔡祖尧至廊坊，与段军及十旅长通信；7时，派学员马毓芳，往廊坊报告。

7日，早6时，学员张纳捍衔督练命令，往天津段祺瑞总司令署报告一切；7时，派厂长潘世忠往丰台、南苑，与张军开战，抛掷炸弹数枚；10时，厂长潘世忠、学员尉迟良往丰台助战，抛掷炸弹（炸毙张军四五十名，小贩平民误伤者十余人），旋向北飞入皇宫⁴。

除具体时间有所不同外，各报纸对于出动飞机的报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1 《空军讨逆布告文》，《顺天时报》1917年7月11日第二版。

2 前揭《复辟半月记》，第62页。

3 前揭《复辟纪实》，第122页。

4 《飞机助战一览》，《群强报》1917年7月11日第三版。

三 空袭皇宫事件

空军参加讨逆，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空袭紫禁城，投下3枚炸弹。此事在宫中造成的混乱，令逊帝溥仪在40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官人声嘈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¹。

溥仪的记述相当生动有趣，若非亲身经历且受到强烈震慑，很难将当年的场景回忆得如此细致入微，故《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一直被广泛引述。至于当年，飞机空袭皇宫更是一件重大新闻，于事发次日便被各报争相报道。

如《群强报》：

昨日南苑飞机于午前十一时在空中飞行，至内东华门地点，连掷炸弹二枚，一枚未响，一枚爆裂。闻炸坏进内当差者三人，幸未伤及重要人物。其受伤者均已搭赴医院医治²。

南苑飞机抛炸弹伤人一事，已志昨报。兹查是日该飞机共抛炸弹三枚：一弹坠落吉祥门里御花园金鱼池中，伤鱼不少；一弹坠落在乾清宫外后左门台阶上，弹爆裂轰伤值班三等侍卫承恩左腿、苏拉李六前胸、内廷太监张某的面部口鼻，伤均不重；一弹落在锡庆门外奏事处他坦布帐子上，未能爆炸。经禁卫军步兵团长索崇仁派员将受伤三人，当即搭往该军医院调治。又，是日除伤人之外，并炸毙一狗。又有说被炸三人中，已死其一者，不知确否³。

《北京益世报》：

1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3页，群众出版社，1964年。

2 《炸弹伤人》，《群强报》1917年7月8日第四版。

3 《炸弹再志》，《群强报》1917年7月9日第四版。

本日十时五十分，有飞艇一架由南向北飞行，馭至禁城，盘旋空际三周，高一千米，突连掷炸弹三枚：一落于御花园水池内，微伤太监一人；一落于隆福门水池内，未伤人；一落于保和殿后石栏上，轰然一声，炸伤侍卫一员、小轿夫一名。飞艇当即折回，向南飞去。¹

共同通讯社传单云：本日（昨日）上午十一时半，南苑飞艇由距地一千米突之高空，向宫城投下炸弹。该弹落下轰然爆炸，受重轻伤者甚多，闻当时宫里正在开御前会议之际，王公异常震惧云。

又据本报特别访员报告，是日之炸弹掷下时，适落玉清宫院内（系宣统读书之处），当时炸毙舆夫李六一名，重伤供差者数人……²

飞机空袭紫禁城，同样见于时人记述。如《复辟半月记》：

嗣经探得详细情形，该飞机在皇宫内投掷炸弹凡三枚：一弹落在乾清门外，爆炸时炸伤侍卫一员，并将伊克坦之轿夫一名炸伤，旁有一狗亦被炸毙；一弹落在御花园内，炸伤太监一人；一弹落在养心殿前之金缸内，该弹因被水浸，故未爆炸。斯时张勋等皆在三所内议事，并闻清帝已受惊成疾，瑜瑾诸太妃等昨日俱未进膳云³。

《复辟纪实》：

丰台战事方起，南苑飞机第一号亦航空而至，驾驶为潘世忠，掷弹手为尉迟良，初欲掷下炸弹数枚以助战，见逆军正败，即转舵回航，旋绕清宫之上，当掷下炸弹三枚：一落乾清门外，伤侍卫员，并伤伊克坦之轿夫一名及毙一狗；一落于御花园内，伤太监一人；一落于养心殿前之金缸内，水浸未爆。清宫闻声，心胆俱裂，宫女太监悉长跪地上，或焚香诵祷，多呼天人饶命。而张勋兵之守宫门者，不寒而栗……⁴

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十九日（7日）……巳正，有飞机一架自南苑飞来，抛下炸弹三枚，一在花园鱼池，一在储秀宫隆福门外，一在景运门内东南方。炸伤二人，一侍卫承恩，一伊师傅（“伊师傅”即伊克坦，排版时后面遗漏“轿夫”二字——笔者注）。飞艇向南飞去，传轿夫将弹片掷毕。敬懿皇贵妃召见，问飞艇事⁵。

1 《飞艇禁城掷炸弹详记》，《北京益世报》1917年7月8日第二版。

2 《飞艇投下炸弹》，《北京益世报》1917年7月8日第二版。

3 前揭《复辟半月记》，第48页。

4 前揭《复辟纪实》，第127～128页。

5 《绍英日记》（张勋复辟部分，上），《紫禁城》1991年第2期。

综合上述材料，此次共投炸弹3枚当无异议。但关于三弹的具体落弹地点，及其由此造成的伤亡状况，所记则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说：

1. 一落御花园金鱼池中，二落乾清宫外后左门台阶上，三落锡庆门外奏事处他坦布帐子上（未爆炸）；炸伤侍卫1名（承恩）、苏拉1名（李六）、太监1名（张某），并炸毙一狗。（《群强报》）

2. 一落御花园水池内，二落隆福门水池内，三落保和殿后石栏上；炸伤侍卫1名、轿夫1名、太监1名。又，炸弹落在玉清宫（毓庆宫）院内，炸毙舆夫1名（李六），重伤供差者数人。（《北京益世报》）

3. 一落乾清门外，二落御花园内，三落养心殿前金缸内（未爆炸）；炸伤侍卫1名、轿夫1名（伊克坦之轿夫）、太监1名，并炸毙一狗。（《复辟半月记》、《复辟纪实》）

4. 一落隆宗门外，二落御花园水池中，三落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未爆炸）；炸伤轿夫1名。（《我的前半生》）

5. 一落花园鱼池，二落储秀宫隆福门外，三落景运门内东南方；炸伤侍卫承恩、伊克坦之轿夫。（《绍英日记》）

那么，究竟哪一说法更为可靠？我们依其来源便可得到答案。《群强报》、《北京益世报》都是复辟期间正常出版的报纸，内容主要侧重新闻价值，由于消息来源各不相同，当时又无法进入宫中进行核实、采访，具体报道中出现误差很难避免，将皇帝读书的毓庆宫写成“玉清宫”即为例证。就空袭事件中的皇宫内部状况而言，当时的报道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全部信以为凭。《复辟半月记》、《复辟纪实》等时人著述，除个别事件为作者亲历、亲闻外，主要是在各种报道的基础上汇集、整理而成，内容与报纸基本相同。

再看《我的前半生》和《绍英日记》，二者关于炸弹的落地位置，有两枚基本一致，即御花园水池（鱼池）和西长街隆福门（该门为后三宫通往储秀宫等西六宫之门，故“日记”中称“储秀宫隆福门”）。而另一枚炸弹，前者说“落在隆宗门外”，后者则称“在景运门内东南方”，一西一东，相差较远。关于人员受伤情况，前者只称炸伤“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后者则说得比较具体：“炸伤二人，一侍卫承恩，一伊师傅（轿夫）。”二者相比较，《绍英日记》的记载应更为准确。

绍英（1861～1925年）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时任清室内务府大臣。此人习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官场生活，复辟时作为逊清皇室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宫中主持事务，事无巨细均有记载。飞机空袭皇宫后，他传轿夫清理弹片，并向敬懿皇贵妃进行汇报，是空袭事件的亲历者。至于溥仪，由于当时年龄尚幼，身为“皇帝”也不会亲自参与空袭善后，加之时隔40多年，《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出现误差很难避免。因此，空袭结果当以《绍英日记》的记载更为可靠。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飞机共投下3枚炸弹，分别落在花园鱼池、西长街隆福门外和景运门内东南方。炸伤2人：侍卫承恩、伊克坦的一名轿夫。

这次空袭皇宫行动，具体实施者又是何人？如前所述，当时的报纸与时人著述均称：驾驶员为南苑航校修理厂厂长兼飞行教官潘世忠，掷弹手为第一期学员尉迟良。而当年参与讨逆之役的航校学员杜裕源，后来则有这样的回忆：

我校于12日下午3时奉令参加作战，先派飞机1架去炸皇宫，带炸弹3枚。每弹重量12磅。第一枚爆炸，炸死太监1人，小狗几只；第二枚炸弹炸毁大缸1个；第三枚炸弹未经爆炸而溥仪已大为惶恐，曾命世续与我校之临时司令部通一电话，说：“请贵校飞机不要进城，我们皇帝是不愿坐了”等语……炸过皇宫后，继又派飞机1架，带炸弹2枚炸南池子张勋住宅。第一枚毁炸大鱼缸1个，鱼缸崩裂，水花乱飞；第二枚炸毁张勋住室，砖瓦尘土乱飞。张勋惊恐万分，不知所措，遂即由荷兰使馆派汽车一辆，同秘书长万绳栻逃入荷兰使馆……又忆彼投弹之时，系由厂长兼飞行教官潘世忠驾驶我校之最大马力（80马力）之飞机，我则担任彼时投弹之轰炸员¹。

据此，有文章认为杜裕源就是空袭皇宫的投弹手。事实上，轰炸皇宫的日期为7月7日，而杜文则称12日，时间上明显有误。查阅当年报纸，12日的确有出动飞机的报道：“昨早，两军战斗正酣时，南苑航空队放飞机两架，六时十五分翔至城内，在定武军阵地及宫城上旋回二匝，侦察情形，旋即向南飞去矣。”²“共和军有飞机三架，侦察敌情，有一架向张宅掷下炸弹。”³《绍英日记》亦载：“二十四日（7月12日）……午间见空中有飞机两架在东南旋转，并有枪击西华门之声……嗣接外间报告：张少轩已赴荷兰使馆，其住宅已经自焚，其兵丁均至警察厅，令其缴械，给资回籍等语……”⁴讨逆军与定武军的战斗，在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后基本结束。由此推断，讨逆军于12日向张勋住宅投下炸弹，“彼时投弹之轰炸员”为杜裕源。

按，杜裕源老先生撰写上文时已年届八旬，时间也过去了46年，回忆难免有所误差。在没有发现其他佐证之前，确认空袭皇宫的驾驶员为潘世忠、掷弹手为尉迟良，应该不存在什么疑问。

四 炸弹震慑清室

空袭皇宫的飞机，为80马力的法国“高得龙”式教练机。虽说这在南苑航校已是马力最大的机型，但仍然属于设备简陋的小型飞机，尚不真正具备实战能力。该机“既无投弹仪器，又无瞄准机”，炸弹重量只有12磅，“仅以两手握住一弹，又在两衣兜内各置一弹。在投弹以前，先以牙齿将弹上之保险针拔去，然后再以两眼注视地上应行轰炸之目标是否合适，方可投下”。“飞行高度约在300米以上，在此高度飞行最为危险，倘敌人稍有航空常识，集中火力对我猛烈射击，莫说我是1架2架，即10架20架，也早已被敌人打下。只禁卫军和辫子兵无此常识，任凭我低空飞行，随意轰炸，实属侥幸之事”⁵。

这样的所谓空袭，对皇宫建筑基本上不会造成太大损害。但对于辫子军、尤其是清室人员而言，精神上的震慑却是十分巨大的，其最初反应就是《我的前半生》中描述的混乱、狼狈情形。

空袭过后，清室遗老几乎倾巢出动，四处托人接洽停战，以“阻止飞艇再来”。对此，绍英在当天的日

1 前揭《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第747页。

2 《空军之侦察》，《顺天时报》1917年7月13日第二版。

3 《十二日战纪》，《群强报》1917年7月14日第二版。

4 《绍英日记》（张勋复辟部份，下），《紫禁城》1991年第3期。

5 前揭《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

记中写道：

王爷（载沣）令予至吴辟疆处，嘱其代为接洽，以停战为要；令陈师傅（陈宝琛）找王聘卿（王士珍），梁师傅（梁鼎芬）找梁崧生（梁敦彦），说明总以飞艇不再来为要。予往拜吴辟疆处，接洽后即回……陈师傅先回云：已见王聘卿及江宇澄（江朝宗），并已嘱陆锦前往南苑，不令飞艇再来矣。梁师傅回云：因梁崧生起来甚晚，已至日本使馆，请日本钦差函至南苑，阻止飞艇再来矣。又见黎总统，黎云：“事以（已）至此，如皇室早为斡旋，尚可补救，我届时必有公论，迟则无及矣。”梁老师与陈师傅、朱师傅（朱益藩）、世中堂（世续）同至王爷前说明。王爷云：即派寿民（耆龄）同梁师傅至日本使馆与黎总统接洽。二人回云：未见着，已与该代表晤谈，嘱其转达矣¹。

航校方面原本还有再派飞机进城之意，但由于清室动用各种关系与之接洽，而且看到空袭的震慑作用已然奏效，也就卖了个顺水人情，同意不再发动攻击。对此，当时的报纸也有报道：

飞机抛掷炸弹，于地方治安甚有关系，盖被炸者多半皆系无辜受累之人。吴总监（吴炳湘）因此特商诸共和军，不可再有此种举动，故南苑飞机前日本欲再来，后即中止²。

迨至午后五时，司令方拟再派飞机进城攻击，忽接王参谋总长（王士珍）电称：上午飞机所掷之弹，炸伤数人，清廷恐惧。某已派代表来贵处接洽，请暂勿飞入禁城，日内自有办法等语。当时司令聆此电话，知清室业已胆寒，且王氏又以前之参谋总长，揆之公益私交，似可将此一个人情做在王氏一人身上，故当即允许。并闻伪清师傅梁鼎芬，深恐飞机再行进城，复运动日公使，以人道主义劝阻空军。闻日使即以恐系航校演习，道经皇城，误堕答复云。如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矣³。

飞机没有再来，炸弹的阴影却没有因此而消散。此后的清室，便一心想着“退位”保命，再无心情贪恋皇位了。“自南苑飞机抛掷炸弹后，清廷震惊万状，如坐愁城，终日号泣。而一般复辟功臣，又皆纷纷逃逸。伪帝知大势已去，乃召集张、康诸逆，开御前会议。始则欲取消复辟，以免国军进攻；当为张助力阻，事遂暂缓。继则欲逃窜蒙古，又恐有国军堵截其去路。筹商多时，迄无良策。宣统与两太妃大哭先帝及先太皇后不止，盖虑炸弹之伤己，而求两宫在天之灵默为呵护者。有谓畏炸弹乃满人特具之根性，其说颇近乎是”⁴。辨帅张勋同样无计可施，次日便自请开去一切差缺。

捱至7月12日，张勋兵败逃入荷兰使馆，复辟闹剧落下帷幕。就在这天中午，宫中见“有飞机两架在东南旋转，并有枪击西华门之声”，禁卫军立马在“西城墙上暂挂白旗”，并写布告云：“查禁城内现有内务部

1 前揭《绍英日记》（张勋复辟部分，上）。

2 《欲来中止》，《群强报》1917年7月9日第五版。

3 《破天荒之空军独立始末记》，《北京益世报》1917年7月10日第二版。

4 天杆生：《复辟之黑幕》，第140页，中华书局，2007年。

保安队、消防队护军、警察队、禁卫军在此守卫，现已抱定宗旨，不论如何围攻决不擅发一枪，以免危及皇室。务请贵长官诸位缓其攻击，是为玉祷！”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是日仅一餐稀粥，其惊恐危险之状况可想也”¹。

讨逆之役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人心向背和实力对比。空军参战主要是承担侦察、联络等辅助性任务，即使向地面投下几枚炸弹，威力也十分有限。但空袭皇宫，作用却不可小觑，它直接击溃了清室的心理防线，客观上加速了复辟的终结，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物质损失与人员伤亡。正如时人感慨云：

辛亥之役，良弼炸毙而宣统退位，清室以亡。此次复辟，张勋挟幼主以号天下，威风烈烈，旁若无人。不料一声霹雳，飞将军自天而下，清帝受惊，瑜妃成疾，全城错愕，罔知所以。张勋胆落，迅即告辞，而清室遂为第二次退位之预备。一叶航空三丸奏凯，炸弹之大有造于民国，不既万目共睹耶……吾观此次炸弹之于清室，不禁咏歌赞叹曰：“剧烈哉炸弹之性质，慈善哉炸弹之作用！”²

附记：溥仪的三幅“复辟”照片

丁巳复辟期间的宫中影像资料，目前所见十分稀少。1994年，笔者编辑出版《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图录时，曾参照此前的出版物，选录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幅溥仪朝服照，照片说明分别是“1917年7月1日复辟时，溥仪朝服像”〔图1〕，“复辟时的溥仪，在御花园天一门前”〔图2〕和“复辟时的溥仪，坐在乾清宫宝座上”〔图3〕³。该书出版后，它们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被当作丁巳复辟的照片而广泛采用。对此学界无人提出质疑，笔者也未详细考其真伪，不久前在登载于本刊的《有关宣统复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仍在继续沿用⁴。



图1 溥仪朝服照



图2 溥仪在御花园天一门前



图3 溥仪在乾清宫“听政”

1 前揭《绍英日记》（张勋复辟部分，下）。

2 《清室与炸弹》，《顺天时报》1917年7月12日第七版。

3 图见《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第100～102页，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

4 左远波：《有关宣统复辟的几个问题》，《故宫学刊》，第400页，2014年总第11辑。

近期搜集整理丁巳复辟的相关史料，发现这3幅照片中，前两幅明显存在问题：两幅照片中，溥仪身穿的龙袍、龙褂均为棉服，头上戴的也是冬季的暖帽；复辟事件则发生在7月，属于暑热难耐的夏天。二者季节显然不符，可以断定照片绝非复辟期间所拍。至于第三幅，即溥仪在乾清宫“听政”模样的照片，人物虽为半身，但可以看出他头戴凉帽，仅从季节上还无法作出判断。

老照片的鉴别考证存在很大难度，由于年代较久，时过境迁，很多当年鲜活的人物与并不复杂的往事，都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若不根据史料进行全面分析，往往造成张冠李戴，类似“夏季穿棉”这种看似简单的错误，其实很容易被我们所忽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